

消息



吉倫與馬歇爾

幽風

中國人在一個月前，還很少知道吉倫二級上將的名字。他是歐洲盟軍統帥艾森豪華總部的參謀長，一個名望不彰的幕後人物。在他接替馬歇爾的期間內，中國內部的問題最嚴重，而他的建樹也最少。東北內戰的應停而未能停，不但損害了執行總部的威信，也降低了吉倫的名望，因而人們對馬歇爾的期望更為殷切。

周恩來十四日的談話，提到「若干美國友人處理東北問題對中共未免不公」，也許這已在側面說明了吉倫的許多提議未為中共接受的理由。據我們所知，本月九日，吉倫曾向國共雙方提出四項建議：即第一所有共軍調動，一律凍結；第二共軍撤離各鐵路線十英里；第三共軍撤離蘇軍已撤或留駐之各城市十英里；第四共軍撤離後政府軍不再追擊共軍。此四項建議政府接受，中共拒絕。十日，吉倫又提出一建議，要求國共雙方成立協定，規定共軍撤離長春鐵路，由政府軍進駐長春，當時政府保留進佔長春之後，仍有權接收東北主權，因此談話

話又告擱淺。

吉倫的主張是否完全代表美國處理東北問題的態度，這要等馬歇爾來後才能分曉。美國對東北停戰與對國內停戰的態度似有不同，也許這就是政府當局態度強硬的主要原因。美國政府一向非常重視東北，而魏德邁的歷次談話，都說明美國某些人，尤其是美國的反蘇派，很願乘東北問題渾沌之際，插足滿洲（至少是滿洲南部）。美國不願蘇聯在東北有特殊勢力，因此也不願東北中共力量過份強大。馬歇爾來華後的態度如何，我想是

可以由吉倫上將過去一月的做法看出一點端倪來的。

政府對接收東北的態度既然如此堅決，中共也不相讓。目下中共顯已決意進入長春，（值得注意的是進駐部隊為周保忠將軍統率的東北人民武裝民主聯軍）並不惜以最大力量阻止政府軍北上。他們之何以如此，與其說是爭一城市，毋寧說為堅持立場。也就說，中共正以這一強硬行動，來維護他對東北問題各種主張。如果他的主張能被接受，她可能並不堅持繼續駐守長春；但如其拒不考慮，那麼國事前途就不堪設想。

吉倫上將調處東北問題的失敗，已增重了馬歇爾的困難。但望這位老將不至步他後塵。至於他究將如何排解萬難，這倒要且聽下回分解了。

馬歇爾來了怎麼樣……

- 陳浩
- 吉倫與馬歇爾……幽風
- 馬歇爾特使及其他……伯鏡
- 虹口展開房屋爭奪戰……申由
- 作家書簡(五)……劉白羽
- 「垃圾城」小景(長沙航訊)……伍丁
- 文化之窗……
- 駕長……葉聖陶
- 一個溫暖的歡迎會……晨
- 迎中國艦隊(詩)……馬凡陀
- 「新民報」將出上海版……巴客
- 周仰海如此說……于來

一週影劇評介……

- 老觀衆
- 海風——鄧樹鐵的死……野和尙
- 兩題——健美出浴……野和尙
- 共產黨叫「馬」……馬路者
- 「大國民風度」真髓……小宜
- 倒騎驢背客(圖)……高
- 患難餘生記……翰齋
- 作家書簡(六)……市馬
- 物價不容樂觀……
- 民族工字家的苦悶……
- 訪胡歐文先生……根清
- 孫科對三青團演講……何幹



馬歇爾來後怎樣？

陳浩

五星上將馬歇爾元帥，已於十三日由華盛頓起飛，這同多帶來了他的太太，大約本星期內就可以到達重慶。

他離開中國恰好一月。是月也，中國內部實是風雲險惡，波浪滔天，特別是東北，更是兵連禍結。馬歇爾此來，是否能有功於東北僵局的打開呢？

有一件事已成爲公開的祕密：當一月裏國共簽訂停戰協定的時候，馬歇爾與中共代表，都堅決主張東北也應包括在內，國民黨却同樣堅決的反對。後來雙方妥協，東北應該停戰，但執行總部的權限只限於關內。這一個「但書」，使內戰得到一個大大的漏洞。到了三月十一日馬歇爾看出了東北局勢的嚴重，在上機之前與蔣主席和魏特邁作了最後一次會商，終於決定將執行總部的權限擴大至滿洲。這是他最後一次

的勝利，但也是他第一次的失敗，因爲在他走了之後，這協

定並沒有實施。是誰違背了當初的諾言明眼人是肚里有數的。

東北問題不僅是國共之爭，而且牽涉蘇美。馬歇爾到了美國，第一次的談話就影射了蘇聯，對他表示不滿。至於赫爾利利的老搭檔魏特邁，更是躍躍欲試，他在天津的談話，（後來證明這只是他個人的意圖，並未得美當局的同意）就明白表示美軍準備到東北去遺送日俘。可是在三月二十二日蘇駐華大使彼得洛夫答覆中國的照會，聲明東北蘇軍決於四月底撤盡之後，美國立刻表明了他的態度。在四天之後，即二月十六日，駐平美軍司令瓊斯將軍宣佈：「美國陸戰隊與東北軍無關，吾人是否將往該處，余確甚懷疑。」同時，他又表示美軍不能保護東北鐵路，也不能保護正在建築中的葫蘆島。

一個星期後，即三月二十九日，美國陸軍部又宣佈中國戰區司令部決於五月一日之前結束

留華人員將減至五千人（華北陸戰隊除外）。那個盼望策馬東北的魏特邁只好落寞地離開中國。儘管那些吃過魏特邁的甜頭的人，散出謠言，說魏特邁準要回中國爲大使云云，這徒然露出他們的憨態而已。就這樣，華北的日韓技術人員突然匆忙撤退，（據說這是何應欽將軍的命令，確否待考）留在上海的許多美軍機關都搬遷到東京，連「星條報」也宣佈停刊。這些事實，說明美國雖有意染指東北，但仍避免在表面上與蘇聯以種種強烈刺激。

美蘇關係固然如此，國共之爭却越來越激烈。長春的蘇軍，本決定於四月五日撤盡，其時新一軍已進抵開原。四月二日，馬林諾夫斯堪宣佈撤兵程序，將長春紅軍的撤退延至十五日。這樣，許多人都相信政府軍的接管長春是非常可能的，因爲當時報上已宣佈新一軍開抵了四平街，離長春一百

里。就是政府當局顯然也覺得這是極有把握的。然而不然，到了十四日，不但沒有抵達長春，反而越離越遠了。中央社已不諱言新一軍的失利。不但在北線如此，南線本溪方面，政府軍又同樣受到很大的損失，據說八日起，在激戰三晝夜之後，五十二軍副軍長鄭明新與二十五師師長劉思德等以下多名陣亡，新六軍之第十四師師長龍天武等負傷。這場惡戰終使東北內戰暫時陷於僵持，而緩中臨檢之戰，更使政府軍有孤懸關外的危險。當局雖決意增調八個軍到東北，但船隻有限，不免遠水近火。於是在蘇軍撤後接防長春已不可能。

民主同盟八日提出的東北停戰建議（見上期拙文），雖爲中共所接受，但爲政府當局所拒絕。到了十三日，軍政部長，過去雖說他胃病甚劇，不能參加國共三人小組的會談，却突設宴招待東北要人。招待的目的是爲着發表演說，而演說內容，當然又是東北問題。他表示：「東北共產軍如能停止前進，不再企圖佔領長春與哈爾濱，則國軍可考慮停止攻勢。」這一席話，使許多人

認爲東北問題已有轉機。照理，內外情勢均有利於談判解決，民主同盟的提議就等於一隻梯子，可以使政府一面得到面子，（如和平進入長春與哈爾濱），一面解決僵局。可是事實又不盡然。陳誠部長在演講後的十二小時後即飛至上海，談判云云，又無下文。四平街本溪一帶，還是大打特打，「已有轉機」之說，又告流產。這一事實，說明政府當局軍事解決的方針絕未動搖。其所以這樣堅決，是因爲打勝了固然好，不勝或僵持了，這就向全世界，特別是向美國表示：「東北共產黨的力量是如此強大，你們還能不幫忙！」

如此看來，馬歇爾到來之後，他可能採取高壓政策，主要是使中共在東北作更多的讓步。另一方面，則使國民黨在政府改組、憲法草案、國大職權方面稍作讓步（至多是保持政協決議精神）以爲補償。自然，加強政府在滿洲的地位，也就加強了美國在滿洲的地位。這是美國政策的中心所在。美國雖不願過份刺激蘇聯，但加強他在遠東的軍事基地無論如何是不會放棄的。

馬歇爾特使及其他

伯篋



馬歇爾特使兼大使，返美一月，現在又在來華的途中了。

年十二月，他匆匆而來；前月，他匆匆而去；現在，他又匆匆而來。在這三度往返的中間，遠東和中國的情勢像走馬燈一樣急轉，使人有頭昏目眩之感。但這位老將有軍人的氣質，有政治家的風度，有外交家的手腕，有參謀首腦的精密。「時勢造英雄」，一團糟的中國問題，還是給了他一試身手的機會。

抗戰八九年間，中國問題一直傷着世界政治家的腦筋，這尤以對美國為然。幾年來，前前後後，美國派遣來華的特使，有六七位之多。其最重要的，如居里、拉鐵摩爾、威爾基、華拉斯、赫爾利等等，他們各有各的作風，但就解決中國問題而言，都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這幾個人，居里是幕僚式的人物，作用是在瞭解中國，同時傳達羅斯福總統的意旨；拉鐵

摩爾是「中國通」的學者，他以蔣委員長的政治顧問的姿態出現，目的在推動重慶的政治進步；威爾基是新型政治家的典型，他以羅斯福的政敵而成為他的私人代表，東來訪問，目的也是鼓勵中國進步，使中國能夠成為聯合國中間真正進步而有力的一員；華拉斯則以革命的外交家的風度，在中國苦於黨爭，疲於抗戰的時候，來到中國，其意氣在於使中國明瞭世界民主進步的潮流，配合美蘇，負起對日作戰的真正任務。這四位人物都是上乘之選，羅斯福總統的眼光和手腕，的確不差！可惜的是在史迪威將軍與蔣主席鬧僵之後，羅斯福總統在無可奈何之際，召回史迪威，准許高思大使辭職，另派赫爾利來華；這位剛愎自用，好大喜功的人物，才把過去幾位政治外交家的優良傳統完全破壞了。幸而美國政策上的流動性大，到了赫爾利不能不下堂求去之際，杜魯門總統突然派遣了剛退休下來的馬歇爾將軍來華，以特使兼大使的身份，對於中國問題作最後解決的嘗試。這一任命可以說是杜魯門總統唯一的傑作，他的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馬歇爾將軍的特點，前面已經提到過。他事實上是一位天主教徒，政治上的態度應該是保守。但是，作為第二次大戰中同盟國家最高的參謀首長（他的地位和資望是在盟軍統帥艾森豪威爾之上的），他有實事求是的精神。他不是理想主義者，而是現實主義者；他不像赫爾利那樣好大喜功，要求表現，而是沉着寡言，到了必須下決斷的時候，其態度是堅定到無比的。在他的精密而銳敏的頭腦中，對於中國人民的長處和中國政治上的缺點，可以說是瞭如指掌。不過，這次來到中國之後，更增加了他許多現實的了解。

據說在十一月十日國共停戰令正式頒發之前，馬歇爾曾經大費過一番腦筋。中國人「一面談，一面打」的作風，最初確實使他不了解。他曾經催過蔣主席許多次，後來一拖再拖，到了一月九日晚上，他急得不耐煩了，就去看蔣主席。他的表示是停戰令非立刻下、政協會非立刻開不可。他說，今天美國單獨調停中國內戰，對國民黨是有利的，假如今天再鬧僵了，等到蘇聯英國與美國共同出來調停，對國民黨就不能這樣有利了。這真是「肺腑之言」，停戰令終於在十日就下了，還加上了蔣主席的四項諾言。不過，中國對於馬歇爾，究竟還是一個新的「戰場」呢。有許多情況對

於他實在是太新鮮了。當他到達重慶以後，和國共雙方及民主同盟的代表們暢談，了解各方意見，大家的態度意見，似乎都很好；但是後來有許多事實，證明和他們所談的並不相同。他曾經在一個會後告訴黃任之先生，「中國的情形使我有點不明瞭，原來大家所講的是一套，而做的又是另一套」！這位斯輪老手的戰略參謀家，也知道他的任務不是那麼單純而容易了。但是，他立刻創立了「停戰小組」的計劃，派出國共美三方代表，到發生軍事衝突之地，實地執行停戰命令。

到他第一次返美為止，他的任務是非常成功的。他得到了中國各黨各派和所有民衆一致的好評。但有一點為他始料所不及的，就是停戰令雖然在各地執行生效了，而準備內戰的活動，始終沒有停止過。政協會的決議沒有實施，國共的停戰便只是暫時的休戰而已，而且十八個月的整軍縮軍方案，談何容易，沒有政治上的真正協議，和實施協議的真正精神，什麼都還是不可靠的。同時，東北的局勢，又等於把關內的內戰危機，重演了一遍。

馬歇爾返美一月，在局勢緊急，各方催促之下，他再度來華了。他的回來一定可以堅持政協會決議的實施，切實調停東北的內戰。（接64頁）



虹口展開房屋爭奪戰

申由

虹口區的房屋爭奪

來不自今日始。在貼封條的時候，「房子」已經是「五子登科」之一「子」了。不過，在最初還談不上「爭」，僅僅是特殊人物的「奪」。當特殊人物已經特殊不起來的時候，房子的爭奪才或明或暗地用遭遇戰的形式展開；最近因日僑加速撤退，遺留下來的房子便像「勝利品」一樣的為各方面所奪取。參加爭奪的有五個方面：一、主管機關，二、其餘各機關，三、「散兵遊勇」，四、流氓地痞，五、大二房東及老房客。

主管機關在性質上是「防衛」。在最初，各方面都把他當作進攻的目標，都希望通過主管機關的關係達到「師出有名」的目的，一關攻不破的人便變成「散兵遊勇」，自作自為，蓬屋便便，乘隙而入。現在竟成爲房屋爭奪戰中的主力，——他們用「既成事實」造成堅固而普遍的散兵線。使其他各方面都爲之側目，奈何他們不得。他們第一步是「住進去再說」，第二步是「爭取合法地位」。要是第二步不成功，他們便採取「無賴政策」——房東如與他訂租約，他便做二

房東，如不訂約，他便做三房客，「照樣繳房租」；倘使硬要他搬，他便來一下「堅壁清野」。說：「所有這房子裏的東西都是我合法買得，或自己購置的，如今我搬出去了，必須全部搬走！」於是他不但把其碗盥席捲一空，而且把電燈，電熱，衛生設備，甚至門窗地板……一搭括子搬走！

這種「韌性戰鬥」成爲目前虹口房屋爭奪戰中的主要戰術。連好多欲用正當手續解決住房問題而不可得的機關或個人，都逐漸採用了。例如某官方銀行便在調查組貼過封條後，再在後門上貼上他們自己的封條搬到裏面去住。還有兩個自稱是「蔣公館」的士兵，跑到戰俘管理處大鬧，說：「主席要房子」；沒有理他們時，他們還自跑到他們想住的房子中了。爲了對付這種無賴政策，有關方面不能不採取「聯合戰線」的方略了。市政府、三方面軍、敵產處理局和警備司令部等機關各派首席代表一人，會同日僑管處理，混合組織了十五個的調查隊，普遍調查實況。已經花費了一個禮拜還沒調查完畢。他們認爲日僑所遺下八千多幢房屋，幾乎幢幢有問題。整條整條的弄堂被機關

或部隊佔用。戰時毫無戰功的「軍佔屋最多」。據都副處長任之在檢討會上報告：「昨天我親自去視察，拍一家人的門，裏面有一個呆頭呆腦的勤務兵，硬是不開，說是奉了長官的命令，（他的長官是個中將），非等他回來不開門。我們派了人在門口守候，看他的長官到底幾時回來。到了另一家房子，門口貼了五張條子，我都是一把把牠撕了。這種條子目的只在嚇退別人，撕掉了貼上正式封條後，又算收回了一間。」

綜合起來說，虹口日僑遺屋大約可分五類：一、定約進住的公教人員，其中有合理的，也有過分的。所謂過分，就是他定約是通過特殊關係，而他所住的房子與他的身份和需要不切合。例如一個少校科員住了一幢應該中將處長才配住的大洋房，又例如三口之家，住在一幢三層樓五開間的房子裏等等。二、無約進住的公務人員，也分爲合理的與過分的兩種。合理的就是他恰好住在一間合身份與需要的房子中，但因他守本份，房東硬是不給他定約。三、空屋，也有兩種，一種是老早便空了，接收的機關封存不用，楊樹浦便有幾十幢空屋是屬於經濟部的，他們說，等重慶的人員來了再搬進去住；一種是日本人剛遣歸空下來的。四、老百姓進住的，其中有房主收回自住者，有出頂費租得

者，有流氓地痞佔者。五、漏封的房屋，這是在接收時沒有查出來或故意隱瞞未報的房屋。

這些房屋，原則上是應該是產權有權，屋應有人住。但在上述的混亂局面下，房主的權喪失了，應住屋的人却沒有屋住。因此，負責調查的幾個機關的首席代表在多次的磋商下，覺得應該組織一個統一的機構來處理這事。這個機構應該是強有力的、公正的、合理的，牠可以執行取締非法侵佔民房者，可以防止以房屋換取金條者，可以合理分配房屋與應該有屋住者。但這事牽涉很大，首先是立法問題及組織、執行、經租的標準等問題。然而，大家覺得，如果讓這局面繼續混亂下去，無異鼓勵大家不守法，不如犧牲少數人的利益加以徹底處理。

他們準備組織一個「上海市日僑遺留民房處理委員會」，大家對這個新機構的希望很大，最起碼的希望是不至成爲分贓委員會，不要像過去負責接收重慶的中央信託局一樣到處都看到他們的「職員宿舍」的牌子。倘使這次房屋問題處理得好，上海的屋荒大部可告解決，因爲遣走的日人在十萬以上，而勝利後由各地到上海來的人根據我國的交通情形看，決沒有這樣大的數目。多數日人住過的房子分配給少數復員人住，應該不成問題。



「垃圾城」小景

本刊特約長沙通訊

伍丁

勝利的霧雲，佈滿了長沙。整個天空，正如長沙的九百萬立方公尺的垃圾，滿佈溝渠街巷，使一個剛到長沙的人第一個感覺是垃圾，第二個感覺是垃圾，第三個感覺還是垃圾。

現在，長沙的垃圾，市府正組織了一支二百人的清潔隊在打掃，這總有一天被清除的，但是這層勝利的霧雲，不但沒人設法抹去，相反地，正有人豎出一支黑黑的筆，給它一天一天的塗濃了，嚴密密的鎖在長沙的天空，令人感到這樣窒息，喘不過氣來。

當上海工潮的風浪波及長沙後，長沙的工人被激動了，西服業工人，鉛印業工人，縫紉業工人和泥木業工人，都相繼地進行罷工或怠工。有的固然在政府「合理」的措置下解決了，然而，被「合理」的「理」字犧牲的，却也大有人在。某報排字工人在工會上因為呼籲同人要求加薪，後來給報社的老板知道了，終於戴了一頂「思想不正確」的大帽子走了。現在，市府為體恤工人的「開除即失業」的痛苦，於是下了一套命令給長沙各業工會，嚴禁工人罷工或怠工，這倒是「救濟失業工人」的好辦法（？）。

跟着「救濟失業工人」的又一好辦法，便是各階層的黨務訓練。不過，大家得注意：政治協商會議雖明文規定了各黨派的平等地位和公開活動，但是，這裏不是共產黨，民主同盟或者其他黨派主持的黨務訓練，而是中國國民黨主持的。已經舉辦過的，有省黨部直接舉辦的商業從業員的黨務講習會，接濟要舉辦的，便是市農民黨務訓練，這是市黨部奉命舉辦的。現已擬擬具訓練實施計劃，自三月份起分期分區開始施行，計會審區為第一期訓練，三月舉行；文藝區為第二期訓練，三月舉行；游藝民的購買力和目前的物價雖然

不能均衡地佔在一桿天秤上，吃樹根和餓死人的消息也常聽到，但是，駐防湖南日俘和過境部隊的三十萬人不能餓死的呀！正如後方勤務總司令部招待會上說：「至日俘糧食，欠缺甚多，以致日求兩頓稀飯均不得，若在保持我們戰勝國的大度，和人道方面着想，實在不無有傷國家體面……再者，民主國家人民是主人翁，武裝同志是為人民看守門戶的，

主人雖然度的清苦日子，但是對着看門的仍得是有飯同吃，不能看他餓肚皮。」

早幾天，岳陽日俘會發生糶荒，當時幸有大批救濟難民美麥運到，便星夜趕運救濟，這才把大國度的體面遮住了。

爲着要把大國度的體面永遠的保持下去，當局已派出了大批人員四出宣導，把政府的「德意」——免購餘糧，儘購軍糧帶給人民去了。而人民給帶回的，是軍糧呢，還是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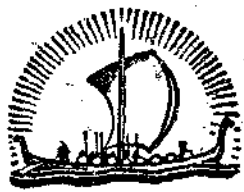
作家書簡

五、劉白羽

來函收到，我剛由熱河歸來，甚爲高興，本擬寄稿給你，但却忙於爲報紙寫通訊，心情也不大安定，但在遠行之前必趕出一二奉上。

我二三日內可能去延一行，回來我去東北一次，約五月間可來滬，晤面。聞「幸福」及「生活」可出極喜，擬陸續寫些通訊報導，將來寫成一冊「北方漫記」，書出，望寄一些給我，另寄一些給汪琦，她將來由渝去滬，你們或者先見到，是如此兩書可託此地書店經售一部份，此地除中外出版社外，尚有「北方書店」均可辦到。「破曉」望保存，來滬時想完成它。丁玲有信來，但我最近尙不能去張垣，可能回滬前去該處一行。聞盈兄談你有錢寄我，但尙未寄來，確實需要，如去東北前能收到頂好。你要的報紙可另寄。晤諸友人均希問候。

白羽
三月十六日



駕長

葉聖陶

白木船上的駕長就等於輪船上的大副，他掌管舵。

一個晚上，我們船上的駕長喝醉了。他年紀快五十，喝醉了就嘖嘖叨叨有說不完的話。那天船歇在雲陽，第二天彷彿要過好幾個灘。他說推橈子的不肯賣力，前幾天過灘，船在水面打了個轉，這不是好要。他說性命是各人的，他負不了這個責。當時就有個推橈子的頂他，「行船千里，掌舵一人」，你舵沒有把握，又叫我們推橈子的怎麼做！

在大家看來，駕長是船上頂重要的人物，我們僱木船的時候就心到船身牢實不牢實，船老板說：「船不要緊，人要緊。只要請的人對，再爛的船也要搞下去。」他說的「人」大一半兒指的駕長。船從碼頭開出，船老板就把他的一份財產全部交給駕長了，要是他跟着船下去，連他的性命也交給了駕長。乘客們呢，得空跟駕長擦幾句天，晚上請他喝幾杯大麵，「巴巴望他好好兒把我們送回去吧，好好兒把我們送回去吧。」

舵在後艙，一船的夥計就只有駕長在後艙做活路，我們見着駕長的時候最多，對於駕長做的事比較最熟悉。一清早，我們聽駕長爬官艙的頂篷到後艙的頂篷，一手把後艙一張頂篷揭起，一片亮鑽進艙來。我們看着他，把後艙的頂篷全收了，拿起那塊長長的蹬板擱在兩邊艙壁上，一脚踏上去，手把住舵。於是前面的橈夫就下篙子，船撐開了。

駕長那瘦高高的站在蹬板上，頭露出在頂篷外面，舵把子捏在手裏，眼睛望着前面。我們覺得這船是一匹馬，一匹能夠隨意馳騁的馬，而他是騎馬的。你要說這是個很美的比喻吧？可是，他掌管着舵只像做一樁工作，沒有大野馳馬的豪興。我們同行有兩條船，兩條船上的駕長都喝酒。我們船上的年紀大多了，氣力要差些，到灘上，他多半在蹬板上蹣跚，連聲喊：「扳重點！扳重點！……就跟搔癢一樣！」有一回，舵把子打手裏滑脫了，虧得旁邊幾個乘客幫他扳住。他重新捏着舵把子的時候，笑了笑說：

「有好幾百斤重呢。不是說要。」

另一條船上的年輕人什麼時候都喝酒，他誇張的擺給我們聽：「不喝酒可有點兒害怕呢。腳底下水那麼兇，不說假的，你們看到就站不住。喝點酒，要放心些。」我們的駕長可不，做活路的時候他決不喝酒。這不是說他比年輕人膽大。對於那可怕的水他們兩個取着不同的害怕的態度。

木船上禁忌很多，好些話不能說。偏偏那些話關於航行的多，我們時常會不知不覺的說出來。推橈子的聽見了，會朝我們說：「說不得，說不得。」駕長聽見了，會老大的不高興，好像我們故意在跟他搗蛋。是的，人家把性命財產交給他，他把這個責任跟他自己的生命一半兒交給「經驗」，還有一半兒呢，不知道交給什麼，也許就是交給那些禁忌吧。他們說，「船開了頭，就不消問哪天到哪裏。這是天的事情，你還做到主啊？」

川江的水兇，水太急的地方，單憑一把舵轉不過彎來。所以船頭上還有一根梢子，在要緊時候好幫舵的忙。扳梢子的大家也把他叫做駕長。到灘上，他總站在船頭比手勢，指給掌舵的水路，這好像是輪船上的領江。他拿的工錢跟掌舵的一樣。



窗之文化

★香港人民報，努力促進祖國和平民主事業，茲應國內廣行大讀者要求，已於四月一日遷廣州出版，（通訊處倉前街三十六號二樓）。人民周刊繼續留港發行。

★瀋陽中蘇文化協會機關報「文化導報」，業已被遭查封，該會文化部長王秋瑩及職員于丹尼被捕。此外人言週報、新聞評論、世界知識、大眾哲學及政治協商會議決議案等，都禁止發售。

★哈市國大代表，已指定十八位，送渝候選。該市近已計劃實行保甲制及新聞檢查，並已封閉了一個學生刊物。

★張家口華北聯大，有法政、文藝、教育三院，校長成仿吾副校長周揚教務長張如心副教務長前燕大教授林子明。法政學院院長由成兼任，副院長何幹之，設政治、財政經濟兩系。教育學院院長前燕大國文系主任于力，設國文、教育、史地三系。文藝學院院長為詩人艾青，設文學、美術、戲劇、音樂、新聞、外語六系，教授有舞蹈家吳曉邦等。此外設有文藝工作團，團長為名音樂家呂驥。在籌備中者尚有理工學院。全校計有學生八九百人，教職員六十餘人，圖書三



一個溫熱的歡迎會

本刊特寫 晨

在四月五日的下午兩點左右，上海紅棉酒家二樓上擠滿了一羣談笑歡樂的人們。他們在熱烈歡迎剛從陝北經重慶來的三位戲劇同志——歐陽山、陳波兒和李麗蓮女士。主人是夏衍先生，被邀的陪客計有史東山、張駿祥、子伶、宋之的、吳祖光、陳鯉庭、孟君謀、葉以羣、馮亦代、了聰、白楊、吳茵、呂恩、王蘋、趙丹、陶金等三十餘位。記者一進門的當兒，就感覺到裏面空氣的融洽，三三兩兩的各自找着對象在談話，白楊跟陳波兒坐在一起談得很親熱，文匯報的記者陳霞飛女士在那裏詳細的訪問李麗蓮，山尊先生和陶金在一起，主人夏衍却在門口守着還有客人來沒有？

這批朋友們，他們現在雖然都是居住在一個地方，可是他們彼此爲了自己的工作忙碌，幾乎不可能常常相聚。今天是一個好機會，把他們集合在一起了，他們如何不興高彩烈的相互談着像永遠講不完的話呢？

人計算着到的差不多了，侍役們已經排好了桌子泡好了茶，而且放好了點心，大家都很自在的各人找到了自己要坐的位置後，便公推難得今天打扮得如此整齊的宋之的出來致歡迎辭，以後是陳波兒女士的答辭。她說她還是先來報導這八年來她的流動的生活吧！抗戰一開始後，她到過華北參加抗戰，剛到過重慶，後來想要多多的見識見識與學習，便又到了延安，在延安的確學習到了不少東西，因爲在延安的朋友們，他們見到從外面去的戲劇人員，不管來的人是怎樣，都要逼着你去導演或領導他們的，所以她在那裏替他們排過很多的戲，也寫過劇本，這樣的工作，對於自己也不無好處。她說她這次回來是養病，她現在的心臟病很厲害，即使走幾步樓梯，心也好像要跳出來一般的難受，但是她希望等病養好了以後，大家還在一塊兒工作。我們從陳小姐的臉上看出，她似乎是比從前胖了一些，可是的確有些浮腫。

山尊先生說他自從跟救亡演劇隊離開上海以後，一直是過着軍隊的生活，沒有離開過前線，演戲、導演、編劇、宣傳、貼壁報以及打雜樣樣都來，現在又回到了原來出發的地方，回到了自己的本位工作，希望用出己的每一份力量來推動戲劇運動。

最後是輪到李麗蓮女士了，她客氣的推却了好一回，可是她終於給大夥兒對她的盛意感動着，她站起來了。她說，她是戲劇界的晚輩，她的經歷很有限，因爲她的生活比較來得安定，她一直在延安就着沒有離開過，可是她說她是個很好的學生，她可以做一個最聽話最忠實的學生來向各方面學習。

這三位先生小姐們的報導，使彼此間隔了八年來的那層薄膜完全揭開了，大家都是站在同一崗位上的人，這八年裏僅僅各人的生活方式不同而已，所以即使是多年不見，現在大家在一起，彼此的感情是只有增加沒有減少的，而這個歡迎會因爲大家要坐下去都有不肯散的感覺了。

時間慢慢的過去，天氣變得昏黑而寒冷起來，這個歡樂的二樓也不能再久留，大家只有戀戀地走出大門，當三位被歡迎者跟主人道謝離開時，我對他們有說不出的尊敬。

萬餘冊。學費、講義費、宿費等項，一應免收。貧苦學生或遠道而來者，還可獲得衣食被褥和零用津貼，入學資格凡有高一以上水準及同等學力，均可入學。

★臨沂山東大學，圖書有十餘萬冊，一般工校應用儀器，及醫學和理化方面的設備，均不匱乏。系別計有文學、藝術、政經、教育、新聞、交通、理化、工礦等，另有醫學及研究班，學雜等費一概免收。且供給膳宿，畢業以後，由校方負責介紹職業。

★重慶鄧初民主編之唯民週刊，創刊號業已出版。

★本月九日馬寅初博士應中國學術工作者協會等之邀，講「挽救目前經濟危機非打倒官僚資本不可」，精恰空前。

★重慶雜誌聯誼會主編發行的聯合三日刊，創刊號業已於日前出版，執筆者有施復亮、陶行知、吳藻溪、李公樸及蕭曼若諸名家。（亮）

★福建暨南大學太白文藝社發起壁聯，爭取了學校裏的出版集會自由，廢除檢查制。從此後，壁報如雨後春筍，而內容上都是針對着現實問題所揭發。壁聯會三次增刊。其一爲「一二·一」昆明慘案真相之導報，其二爲上海大中學生爲歡迎馬歇爾特使，被毆之導報，其三爲東北問題之特大號。（元）

迎中國艦隊

凡馬

大公報：「墨西哥官方稱，美國舊艦隊組成之中國艦隊：將於四月三十日抵墨西哥海岸，再往檀香山。這是中國艦隊第一次訪問墨西哥。」

啊，你空前偉大的中國艦隊啊！

你是空前的！

中國還沒有過這樣的艦隊；

你是偉大的！

雖則有些舊，那又何妨！

我們遠遠地想像：

你們的雄姿活躍在海上！

巡洋艦，

驅逐艦，

掃雷艦，

應有盡有，好不雄壯！

啊，你為國爭光的艦隊啊！

願你鼓其餘力，乘風破浪。

在訪問墨西哥之後，

也順道到我們這裏來拜訪。

我們就是中國，

也就是你的故鄉。

我們只會搖舢板，

好多人不知道艦隊是啥模樣。

只有上海人

才看見美國兵艦在黃浦江。

從今後，

也好瞧瞧我們自己的風光！



新民報將出上海版

巴 客

記夫婦經理與三張一鄧！

抗戰八年來，新聞事業受到嚴格的檢查與統制，以致舉國報紙千篇一律，新聞事業幾被窒息。其中「新民報」是雖處統制之下，而能不失自由本色，為人民立言，受人民愛護的報紙之一。抗戰中在淪陷兩地聲譽蒸蒸日上；以小型報紙而奠定國內國外的崇高地位，內行外行引為奇跡。

新民報係由國民黨參政員陳銘德氏與四川省參議員鄧季惺氏夫婦首創，戰前在南京出版，以新穎明快見稱於時。而抗戰期中遷至後方，遂於原有的清快風格中增加嚴正銳利的份量，一躍而能與大公報分庭抗禮。尤其在近兩年來獲致國際間的佳譽。戰後首在南京復刊，繼經刊北平，現又在上海行將出版，在五大都市同時出版實開全國新聞界之先例。

陳鄧兩氏致力新聞事業已在二十年以上，陳氏任總經理。而渝、蓉、京、滬四報則均鄧氏手創，並於勝利之初，一面籌備南京復刊，一面飛往北平，將北平分社社址印刷設備，完全佈置妥貼，現由小說家張恨水氏主持，聞四月四日該報北平版日刊，

業已問世矣。陳鄧夫婦除幹練持重外，在朋輩之中尤以重義氣重然諾著稱，無怪當代為材胥為網羅。五社主要幹部計有：張恨水、趙超構、張慧劍、吳祖光、馬彥祥、司馬鈞、方奈何、趙純樸、韓鳴、鳳子等。而名作家

如郭沫若、老舍、夏衍、曹禺、袁牧之、茅盾、巴金、葉聖陶、黃苗子、姚蘇鳳、柳亞子、葉淺予、廖冰兄、郁風、丁聰、陳白塵等皆為主要的支持者。中委王岷崑詩贈陳氏云：「百戰相隨唯一鄧，平生得意有三張。」三張蓋指恨水、慧劍及新在南京主持「南京人報」的張友鸞三人，其實「得意」蓋不止此。而相隨一鄧，係對陳氏而言，易以鄧氏立場，亦可云「百戰相隨唯一陳」，未始不可也。



每週影劇評介

老 觀 衆

話 劇

這一週間沒有什麼好的話劇可看。練從「苦幹學館」的「埋頭苦幹」。不好也不壞，可看也可不看。卡爾登的「四姊妹」賣明星，故事陳舊，導演鬆散，中下之作也。麗華的「金絲雀」已因營業不佳中斷。

光華的「兩小無猜」是個舊型喜劇不痛不癢，大約本週內也就要換演了。麗華十八日起演洪深新作「鴉鳴早看天」，吳天導演。光華二十一日起演陳白塵作「臨官圖」，黃佐臨導演，這齣應時諷刺劇在淪陷動一時，弄得大小官兒啼笑皆非，在此官兒時代值得一看。佐臨擅長喜劇手法，此次用各種方言演出，值得注意。

電 影

本週值得一看的名片，首推美琪國泰同時上映的「威爾遜總統傳」，故事好，色彩好，導演好，題目也很正大。不過，看過這片子先要有一點歷史常識。否則，就會看不出好處所在，要看大腦肉感片的先生小姐，不必枉駕也。

大華的「出水芙蓉」，庸俗之至，愛看大腿者，不妨一試。

金城金都同映「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談的老故事，以「美腿」明星為號召，而其實此戲並不甚美，騙騙中學生女孩子可以。

二輪片中，有一張「萬家歡慶」(圓圓)倒不妨一看。

假如你要趁暑假請小朋友看戲，那麼「山西」的「小飛象」值得推薦。(本欄每週星期四發表一次，本誌「大公」負責推廣)。



周佛海如此說

于來

在陳公博受審判罪之時，大家都很掛念另一個大漢奸周佛海。周佛海自然應該算是第二號了。

周佛海在民國二十八年，即他們一黨孤軍獨守公降敵以後一年，曾寫過一篇叫做「回憶與前瞻」的文章，當時曾發表在漢奸報紙上。陳公博的又臭又長的「自白書」既然現在在報紙上公開發表，談人人有機會讀到，我們不妨再來讀一下周佛海的這篇老文章。

「這次的中日戰爭真是冤枉極了，因為是陰錯陽差的打起來，就不能不糊裏糊塗的打下來。」這就是周佛海對於這次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的看法。他說，在抗戰以前，最高當局喊抗戰不過是唱高調，「我在廬山談話會中聽見他發表關於盧溝橋事件的意見以後，立即就發生這個感想。當時我就對朋友說，弄假可以成真，玩火適足燒身。前途是，可樂觀的。因為蔣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調子壓服反對的人，而這些人就利用蔣先生自己的高調，逼着蔣先生鑽牛角。調子越唱得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鑽得深。」順應民意而發動抗戰，在這些漢奸看來，

居然叫做「鑽牛角尖」！抗戰初期，的確有許多人懊悔「弄假成真」，從這批人中分化出來的最壞的分子就是汪精衛以下這羣漢奸。

周佛海招認在他們公開出走投敵之前早已做着內奸的工作了。他說：「我和幾個朋友就一面設法約人直接間接向蔣先生進言，一面設法傳佈我們的主張。汪先生的主張是完全和我們一致的。在南京未陷落前，汪先生為此事寫給蔣先生的信，在下封以上，當面也談過多次。所以我們當時就無形中以汪先生為中心醞釀和平運動，湊巧主張相同的幾位朋友，有些住在我家裏，有些每日必來，於是空氣漸漸傳出，漸漸的引起了外面的注意了。但是我們毫不顧忌，而且把我們這個小小的團體，叫做低調俱樂部。」周佛海更說：「我們主張一面猛烈的抗戰，一面不能斷絕外交的線索，這種線索不僅不應斷絕，而且應該漸漸的加強，以便於適當時期接洽停戰。」他還說：「我們不死心，不絕望，我們暗中努力，使和平之門不要全關，和平之線不要全斷。這中間慘淡經營的經過，現在沒有到公開的時

期，只好留待將來了。」這話更分明的說出，他們是鑽在抗戰陣營內，在黑暗中做着勾引敵人的工作，準備隨時出賣民族。

由此可見，這個漢奸俱樂部的活動當時並不秘密，並非不為當局所知。但他們是否因此而被懲辦呢？沒有。不但沒有被懲辦，而且在漢口舉行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時，汪精衛被推為副總裁，而周佛海出任中央宣傳部部長了。周佛海如此說：「我是相信抗戰下去，是要滅亡的，但是宣傳上都不能不鼓吹最後勝利。我是主張和平之門不全關的，但是宣傳上却要鼓吹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只好勉強担任，一天到晚的講鬼話，瞎吹牛了。」唉，唉，回想當年，抗戰初期，我們老百姓時常恭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的言論，未嘗沒有些飄亮的話，誰知道他早就存心在說鬼話，瞎吹牛呢？誰知道他還在暗中另有一套「慘淡經營」呢？

像這樣一個早已存心做漢奸，而在公開當了漢奸後，又對人民，對民族幹了無窮壞事的角色，自然不應該輕輕放過。據陳公博的「自白書」中說，在日本剛投降時，重慶已有命令給周佛海，叫他「維持上海」。從陳公博的自白書中也不難看出，他對於周佛海滿含着醋意。我們願意知道，陳公博的話到底確不確。我們一定要

看見周佛海也經過公開審判而判處死刑！

（註）本文內所引周佛海的文章根據偽新中國報社在民國三十一年所出版的「和運史話」。

作家書簡

六、陳白塵

×兄：示悉，附函均已轉去，勿念。弟現住 兄舊居之屋，但殊少寫作時間。即使寫些，也是耗子尾巴巴式，所以至今未曾向滬寄稿也，陸官圖已在國民公報連載，不日即將上演，歲寒圖於月半前演出，成績平平，但賣座亦並不惡，中途且自卜僧之勢，一之（即張天翼）病況甚佳，但聞有擬再下鄉居住之議，尚未獲正式消息，在大家離川之前，總望在平瀨能為他找到食宿之處也。「結婚進行曲」於弟在蓉時即會函蓬子要求收回版權，如今置之不理又行再版，不知是何道理？請於便中代為一洽為感，日前弟已與羣益有約，將此書交該社作為全集之一種出版也。

此請

大安

弟征鴻廿一晨



共產黨的「罵」

馬路記者

延安共產黨機關報「解放日報」，四月六日那天發表了一篇題名「駁蔣介石」的社論，重慶「新華日報」八日全文轉載。這篇洋洋六千餘字的文章，的確竭盡了嘻笑怒罵的能事，第二天中央社又替牠摘要發表，作為中共侮辱元首的罪狀。八年間困處上海的讀者沒有機會看到近年來國共兩黨的對罵文章，所以看了這篇尖刻入骨的社論，便以為國共關係已經到了決裂的階段，好像全面破裂不可免了；可是，像我們這種在後方做報的人，對於這種刺激性的文章倒已經見慣司空，不以為怪。因為延安方面對蔣主席的率直批評，這一回並不是破題兒第一遭，而這篇文章，也還相當的留有餘地也。

據我的見聞所及，幾年來中共罵人文獻，最重要者計有三篇：第一次向蔣主席正面開火，是陳伯達著的「評中國之命運」，這本小冊子，我在蘭州的時候曾從一位政府要員的機要秘書手邊瀏覽過一遍，罵得潑刺尖刻，遠較此次的社論為甚。第二篇是去年八月朱德致蔣主席電，對於政府堅持一黨受降，要中共軍隊「原防待命

」的命令，也反駁得着實厲害；此後毛澤東來渝，局面一轉，「新華日報」就對蔣主席頗為恭敬，就是在十一月間內戰最劇烈的時候，共黨報紙也祇罵「國民黨內的少數頑固份子」而不及於主席。直到此次蔣主席在四月一日的參政會上發表演說，正面提出要修改政治協商會議決定，主張武力接收東北，反對東北問題政治解決，中共才把罵的對象轉到主席身上。為什麼有此一變？四月十日，新華日報社論「為和平民主團結而鬥爭」一文中說出了原委。他們說，自從政協開會以來，中共一直忠實地遵守「宣傳休戰」的君子協定，國民黨一再罵中共為「奸匪」，為「赤色帝國主義走狗」，中共均未置答，但是忍耐有個限度，超過了這個限度，中國人民就不能再忍了云云。

「相罵無好罵」，這是一句老話，一破臉，講出來的話當然難免刺激。記得去年七位參政員訪問延安，談到國共團結的時候，毛澤東說過：中共對中央態度可以用三句古話概括：第一是「不為天下先」，就是決不肯先發難。第二句是「退避三舍」，意

思是說對方來攻擊的時候，中共一定隱忍退讓，一而再三。可是第三句，却就是「禮尚往來」，意思就是說對方假如一直攻擊下去，那麼「來而不往非禮也」，中共就非回敬一下不可。按照這三句話的公式，那麼這一次演說詞的回敬了。

不打不相識，這也是一句古話，有了政治鬥爭，就不免要互相攻擊。在外國，朝野兩黨在議會裏互罵一通，並不稀罕。至於說對國家元首，那麼英國工黨罵邱吉爾，美國共和黨罵羅斯福，也是平常得很。民主國家的主席不是專制國家的皇帝，自然也不會引起什麼「侮辱元首」的問題。有一次邱吉爾發表了一篇反蘇演說，英國工黨的機關報來了一個大標題「老狗又叫了」，邱吉爾也祇一笑置之，保守黨報紙也沒有要求政府「作有效的制裁」。照過去經驗，蔣主席本人對於這種批評也非常洞達，譬如上次朱德致主席電中，滿口「你的政府，你的軍隊」，相當刺激，讀報的人捏了一把冷汗，而主席看了這個電報，倒反而很客氣地打電報給毛澤東，請他來渝共商國事了。

預告
轟動全球的老舍巨作
四世同堂
第二部將在本刊連載



海風兩題： 鄧樹滋的死

泰山公寓屋頂上發生情殺案，哄動全上海，警察局也哄動了，偵騎四出，卒至不數日而兇手歸案。

鄧樹滋黑夜無故被人打死，社會上的反映，却很沉寂，甚至無一點緝兇端倪。可見女人比男人值錢，情殺案容易破獲，暗殺案却不好辦。

鄧樹滋已經死了，反正他不會說話了，再冤枉他一點，說他是喝醉了酒撞了那十二位仁兄，甚至再說那十二位仁兄也喝醉了酒，大家都把責任推在酒上。可是，總不能十二位仁兄個個都醉了，更不能說個個都毒打打死鄧樹滋。即都是醉的人心沒有了，那麼又何來預藏武器，沒有武器，可怎把鄧樹滋的後腦打了二寸深的洞。

鄧樹滋的二位朋友，陪他走了一條南京路，半條靜安寺路，等到遇了事，他們就圖自身的安全，丟了朋友不救，也不勸解，硬讓朋友活活的給人打死，在情理上講不通。假如世上都是這種朋友，那太危險了。

鄧樹滋死得太冤枉，冤枉就在這些不近人情的道理上。（野和尚）

健美出浴



「大國民風度」的真象 小宜

殘酷的日本軍
關投降後，接着，
代替「大東亞秩序」這口號起來的有「
大國民風度」。在這一口號之下，眼
睜睜的看日本軍閥搬運東西，毀壞東
西，捕人殺人等等。如果眼熱，如果
不甘，如果忿怒，豈不是有傷大國民
風度？看到了十二日大公報上發表的
「武漢怪現象」一則新聞，裏面說道：



倒騎驢背客，向着民主唱，
背着民主走。 高作

「軍事法庭偵訊戰犯聲中，日將領乘
車馳騁市區」。就是大國民風度的真
髓，這就是大國民風度背後的真相！
日將領的汽車那裏來的（如果非汽車
，也就無所謂馳騁），汽油那裏來的
，有甚麼要公須要馳騁。人民在微妙
曲折的大國民風度這口號後面，安知
不是就是受支配？講起大國民風度，
曾經叫人想起托爾斯泰的態度。大國
民風度是不是就是那種態度？

無抵抗主義的以敵為友的態度是
這樣的：他打我左頰連右頰也給他打
，他要我的大衣，我並內衣也脫給他
。但是有限度的，有所不為的，便是
他如果叫我作惡，却不為。那麼，如
果敵人堅決叫他作惡怎麼辦？回答是
他決不為，就不能不抗拒。結果，歸
結到寧可犧牲自己不做害人的事。

這是大國民風度與托爾斯泰的態
度的基本不同點。有些軍隊先與
日軍作戰時，一直向南方退去，向南
方退却，退到貴州去，一直走在敵人
前面，決不迫在敵人後面。是做到了
讓，做到了無抵抗主義的。

但是對內是採取「寧可寬殺九十
九，不願錯放一個人」的辦法的，南

通捕人者發出的這樣的口號，已經被
普遍地知道。我們的親愛的同胞們，
如果南通相隔比較的遙遠，那麼拿上
海的事情來做例子罷。保衛團打殺張
春生與朱金福血跡未乾，又在用槍打
人了。十四日的新聞報上云：「居民
王林登以言語不客氣，雙方發生衝突
，團員即朝天開槍四響示威，當場擊
傷行人沙輝，桑羅奎，王何三人。」

朝天開槍嗎？沙輝等不是在空行
走，是在路旁行走，如果真是向空中
放槍是不會被擊傷的。須向中間放
去，才會擊傷人。我相信，獵人或游
藝的打獵者打野味，有時還會有點顧
慮，不肯盡情殺光那些動物的，而這
些保衛團，打人却怎樣的隨便？用不
着用筆墨來描寫，事實是會說明得非
常明白的。

大國民風度不同於托爾斯泰的態
度已經說明白了。但是中外古今還有
點相像的情形：外國古代要把人釘上
十字架的時候，聽說那架子是叫被釘
者自己背到指定的地點去的。現在的
中國專打人民的保衛團，就叫人民自
己拿出捐款來養活。這是一種對照。

保衛團名義不是保衛人民的一羣
嗎？字眼是多麼好聽呀，實際上却是
怎麼樣？大國民風度以及一切同一系
統的好聽名辭的後面，真是表示得太
明白了，即是使自已情願麻胡一點，
却為事實所不許！

四月十一日晚上八時，為了省些
車錢，就安步向外灘走去。南京路十
分淒涼。是不是為了鄧樹滋的慘死，
所以路人都行色淒惶？

向西去的人，比向東去的多，祇
有美國兵是朝東去的多。
這樣早就回到艦上去，不是太單
調了嗎？中國姑娘，又不能帶到兵艦
上去玩，多玩了，那有許多錢？玩
了不給錢，姑娘們不答應，給人捉住
了要錢，豈不更丟人？中國的藝術家
，就摸準了美兵的心理，把中國女人
的乳房畫得又圓又高，豐滿的腹部，
還點上一個幽深的瞼眼，健美的大腿
，擺出又寫意又自然的姿態，把神祕
的地方，夾得若隱若現，再配上笑如
桃靨的面孔，不重要的部份，却給她
畫上一件薄紗，題以「健美沐浴」，
在燈光黯淡的晚上，掛出來迷人。

回頭一看，推銷這種侮辱女性的
畫片的人，偏偏是落了牙的老太婆，
用英語向三個美兵推荐 Very good!
Very nice! 一人買了一張走了。

我也用不着擔心她的生意，可以
不到九點即可賣完回家睡覺，明晚再
賣。記得美國兵初到上海，遇到中國
女子即問 How much, 現有十萬女性
應付美國兵，還覺得不夠，所以藝術
家出來應急了，將來還可在國際藝術
上佔有一席。我高呼：厥功甚偉！婦
女界亦應感謝這些藝術家的妙筆。



患難餘生記

杜青

一到碼頭，別的事

都來不及問，第一件事即將行李交與家人之外，火速乘輛汽車奔杜先生獄中去看他。脚剛踏到他的門檻已不勝其悲感，兩行熱淚往下直滾，話在喉裏都不大說得出來！或受他的感動，倒不是僅述於我們友誼的篤厚，却是由於他的為公衆犧牲的精神。

杜先生身在獄裏，他所創辦的「新生」也夭折了，我於是籌劃創辦「大衆生活週刊」。當時是九一八事變後的第五周年，華北五省等於纏着東四省而送却，而來日大難，方興未已，救國運動和妥協投降兩方面的鬥爭也日趨尖銳。愛國的熱火在每一角落裏每一個愛國同胞的心坎裏燃燒着。當局雖盡力壓抑，亦有難於禁止之勢。「大衆生活」便在這樣形勢之下，接着新生而撐起光芒萬丈的火炬，作為千萬愛國者的代言人和計劃者。——它的產生正在震動寰宇的一二九學生救國運動和全國澎湃，沸然莫之能禦的如火如荼的救亡運動的前夕。

大衆生活每期銷數達二十萬份，

打破中國雜誌界的記錄，風行全國，為每一個愛國青年所愛護，為每一個妥協陰謀者所震懾。不是偶然的，因為它是與當前時代最進步的運動——救亡運動——聯結在一起的。參加救亡運動的重要作家和熱心青年，他們的重要著作多在這個刊物上發表，這個代表時代性的刊物，它的內容是和當前時代的進步思潮息息相關，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

但是當時上海許多朋友及各界愛國人士接着「一二九學生救國運動」迅速形成的風靡全國的救亡運動的核心，是和當時政府的所謂「睦隣政策」處於矛盾的地位。在政治比較上軌道的國家，民間的愛國運動，原可作為政府外交的後盾。但在中國則情形往往相反。他們不把民間的愛國運動視為是對外來侵略者的敵愾同仇，却視為是反對政府！當時政府中有些人老實主張妥協投降，有些人則表面上雖不敢直接主張妥協投降，但却藉口「準備」高喊「先安內，後攘外」！救亡運動者對於直接主張妥協投降者固然給以迎頭痛擊，對於「準備」論者

，認為要真正迅速保衛國土，必須立即停止內戰，全國團結一致對外，這樣才是真正安內。倘若繼續內戰以「安內」，那結果還是要走上妥協投降同一道路。這種說法，在今天看來，更是顯明得很，七八年來的團結抗戰給與了這種理論以鐵的證明，雖則還有一些民族敗類仍在時時破壞團結的陰謀。但在當時這種主張却被當道視為大逆不道！

當時上海成為在實際上領導全國救亡運動的「中心」，而在南京蔣先生，據說根據確切的事實報告，對於這個「中心」地點，最注意兩個東西：一個是李公樸先生所辦的擁有五千愛國青年學生的一個補習學校；還有一個便是被證實了每期有着二十萬份銷路的大衆生活週刊。那個補習學校的愛國青年是當年上海民衆運動一支強有力的生力軍，使該校成為民衆運動的一個大本營，所處地點雖屬上海一隅，而上海的民衆運動所發生的影響是要遍及全國的。至於大衆生活，那原不限於上海一隅，是在海內外不脛而

走的。

於是蔣先生注意到李公樸先生和我。說來此中還有一段有趣的經過。南京方面派了兩個人來和我談話，一個是現在因私人紛紅色事件灰心去做和尚的劉健羣；還有一個是最近新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張道藩部長。他們兩位我原來都不認識，由上海出版界一位朋友邵洵美先生作介紹人，即約在一個晚間在邵先生的家裏談話。

我本來胸懷坦白，主張光明，無事不可與人公開談談。邵先生作調人的好意，盛意尤不便辜負。我在一個晚飯後應約到邵家，邵先生和劉張二氏都已先在，我們在客客氣氣的氣氛中開始談話。聽說張道藩以前是在法國學藝術（油畫）的，他很會說話，而且說得很多，他一個人就說了三小時之久，我靜心傾聽，始終不得要領，倒是劉健羣說話容易懂而饒有奇趣。他當時是藍衣社的總書記，據說中國法西斯的組織章程就是他根據意大利藍衣黨的模型而起草的。他那時剃着光頭，兩個眼瞼圓圓大大的，說話的聲音很宏亮。他說的話也不少。關於抗戰問題，他發揮了一篇「領袖腦壳論」。中國的國土在繼續內戰和不抵抗主義的情形下一天天縮小，是否應該立即停止內戰，團結全國一致禦侮呢？簡單問一句，中國應否抗戰？如那時還不應抗戰到了什麼時代才

應抗戰？這些問題在劉和尚看來很簡單，全憑領袖（指蔣先生）的腦壳去決定，他說一切都在領袖腦壳之中，領袖的腦壳要怎樣就應該怎樣！我們（指全國人，劉和尚當然也包括在內）一切不必問，也不該問，只要隨着領袖的腦壳走，便可以萬無一失！

他聲如洪鐘似地侃侃而談，發揮這種妙論，津津有味，我當時微笑傾聽，覺得真是聞所未聞，聽到了千古奇談！看到他那樣天真，感到一種奇趣。不，他還有奇談汨汨而出。他說領袖的腦壳自有妙算，你們言論界如果不服從，還要嗷嗷不休的話，那好像領袖要靜靜的睡覺，你們這些像蚊子嗡嗡在周圍煩擾不休使他忍無可忍，只有一揮手把這些蚊子完全撲滅！你看他多麼天真有趣，把全國的救亡運動和救國輿論，輕輕地加上「蚊子嗡嗡」，只要一揮手」就可以「完全撲滅」。我聽到這種有趣的奇談，除由微笑失聲狂笑之外，尋不出其他的落場。他見我只是笑，也許以為我已心悅誠服了，更肅然逼緊一步對我宣稱：「老實說，今日蔣介石殺一個××，絕對不會發生什麼問題，將來等到領袖的腦壳妙用一發生效果，什麼國家大事一概解決，那樣看來，今日被殺的×××不過白死而已！」

他把死來恫嚇我，但却說得那樣

有趣！這不能不使我繼續的笑。我說救亡運動是全國愛國民衆的共同要求，絕對不是一二人或少數人「腦壳」所能創造或控告出來的，所以即令消滅「腦壳」——這裏指的當然是無辜民衆的「腦壳」，不是劉和尚所說的神聖不可侵犯的領袖的「腦壳」！大有合併聲明之必要——整個救亡運動還是要繼續下去，非至完全勝利不會停止，這希望他們了解者一。同時附帶對他聲明，不參加救亡運動則已，既參加救亡運動，必盡力站在最前綫，個人生死早置度外，這是對於他的以死恫嚇作簡單乾脆的答覆。民間的愛國運動儘可被作為政府的外交後盾，不必即視為反政府的行爲，這是希望他們了解者二。政府既有決心保衛國土，即須停止內戰，團結全國一致禦侮，否則即高舉準備，實屬南轅而北轍，這是希望他們了解者三。我們希望蔣先生領導全國抗戰，成爲民族領袖，對領袖當然尊重，但對於劉先生所主張的「領袖腦壳論」却不敢苟同，因爲領袖的偉大處正在能集衆「腦壳」的大成，而不在消滅衆「腦壳」或無視衆「腦壳」而成爲「孤家寡人」，這希望他們了解者四。

話是談了許久，差不多到了晚間一二點鐘，邵先生雖也在座，他是處於調人和招待客人的地位，只是時時微笑地靜默着抽他的香煙，說話最多

的當然是劉張兩位，我也只是扼要地貢獻一些上述的意見。我們都始終客客氣氣，沒有面紅耳赤過，雖然劉健羣一說起「領袖腦壳」，就兩個眼睛圓睜得特別大，聲音特別宏亮，很像特別興奮似的，時間談得太晚了，我起立告辭，叫了一輛野鷄汽車，奔馳回寓。上車之後，我獨自一人在車裏失聲而笑，因爲好像在作夢，又好像看了一齣什麼喜劇！南京既叫他們兩位跑到上海來和我談話或談判，何以既沒有什麼重要的有關目的話提出來談，一則語無倫次，一則妙論橫生，最後則一哄而散，毫無結果可言，真令人摸不着頭腦。（雖則大家都有個「腦壳」！）

但是讀者諸友不要以爲我在說笑話，因爲仔細想想，劉健羣的「領袖腦壳論」雖然說得奇突，直至現在，國民黨中有一部分人還是把這樣的態度來「尊重」他們的領袖。他們提倡對於領袖的絕對服從，盲目服從。有人說在蔣先生左右很不容易找出卓越的英才，這話對不對是另一問題，倘若有幾分意義的話毛病就在上述的「領袖腦壳」——雖則國民黨中其他人物也不會像劉健羣說得那樣天真直率。這種領袖觀便是獨裁的領袖觀和民主的領袖觀的根本差異；民主的領袖觀是要領袖採取衆長，重視民衆「腦壳」即重視民衆的要求和輿論的表

現；獨裁的領袖觀便恰恰相反，只有領袖算有「腦壳」，其餘千億萬的民衆算是等於沒有「腦壳」！前者需要真正的民意機關，民意機關便是最優秀的民衆「腦壳」的聚集所；後者便厭惡民意機關，因爲聚集他們所忌視的民衆「腦壳」於一堂，不但沒有什麼意思，而且他認爲還要妨礙他的獨裁。這也許就是法西斯主義的領袖觀。

這也許就是法西斯主義的領袖觀。不久以前在報紙上看到德國宣傳部長戈貝爾對德國人民的演講，有幾句妙語，他說：「我們這要看領袖（指希特勒）的面孔，便知道他是悲天憫人，志在拯救世界！」（原文不在手邊，大意如此）我看到這幾句話，也不免失聲而笑。怎樣的面孔才是「悲天憫人」又能「志在拯救世界」？不是哭喪着臉的面孔？講到老希的面孔，有人說他具有一副流氓面孔，流氓和「悲天憫人」云云相去更遠了。美國的電影明星卓別麟惡作劇，在他傑作的「獨裁者」一片裏把老希的面孔造成一個小丑的面孔，小丑的「悲天憫人」至多是假的吧！但是無論如何，在法西斯主義看來，他們領袖的面孔總是與衆不同，在面孔上就含有「悲天憫人」而又「志在拯救世界」！這可稱爲「領袖面孔論」。不過戈貝爾博士還未曾進一步指出只許領袖有面孔，其他的人就應該一概不要臉罷了！

（四·未完）



物價不容樂觀！ 市馬

新春開始，從二月到三月間飛躍騰跳的物價，三月中以來似乎比較平穩了些，也似乎已有一部份人對物價問題轉覺樂觀起來了。

然而，其實所謂「平穩」，祇是比狂漲時候靜止一些。基本上，各種物價並沒有怎樣跌；黃金還是盤旋於一百五十萬左右，米價也依然靠近三萬，其他日用品甚至還在漲，不過比較緩和，大家每天要吃的小菜，以及破了不能不添的衣着，便是有漲無跌的一類。

大漲小回，前一時期物價漲到了飽和點，需要休息一下，因此略為平穩一個時期——短的時期，是可能的。可是物價上漲的根本因素不會消除，物價回跌或長期平穩的具體條件不會完備，我認爲物價問題還是不容許太樂觀的。

物價漲跌雖然也滲雜着社會上市場上多種因素，但基本上終是離不開通貨和物資關係這一樞軸的。倘使通貨一時仍沒有辦法收縮，物資來源和調度一時仍沒有辦法打開，物價終難長期穩定的。

那末通貨和物資的關係怎樣？首先要看日增夜多的通貨能不能收縮。收縮通貨之道，財政上主要不外是平衡預算；而要達到預算平衡，不能節流就要開源。但目前要從事節流，顯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縮軍是節流的大前提，可是今天東北還在打仗

，死硬派還在迷信武力，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有人在破壞；因此在政治沒有完全明朗化之前，縮軍工作一定不會順利的。即使縮軍工作着着展開了，但編遣工作也省不了一大筆錢，所以縮軍的節流，至少在短期內是不能有多大希望的。其他如裁併餅乾機關等，在政治未臻清明以前，自難做到，縱使做到也所節有限。弄得不好，一面裁併，一面新開張，反而要增多化費。三十五年度二萬五千億元的支出預算，還是今春物價大跳以前擬定的，實際用起來，相近二萬億的赤字，恐怕祇多不會減。

開源怎樣呢？現在大財源都在大富豪大地主等身上，但這些大富豪大地主多半是現政府高級官員或直接間接有密切關係的人，所以要想從他們身上動念頭，不啻徵稅也吧，抽捐也吧，不見得怎麼容易。徵收合理的租稅，本來就是開源的要路，但目前所謂合理的租稅，主要即是大富豪大地主們的財產稅和利得稅，這決不能期望於大富豪大地主做背景的現政府切實去做的，有之也祇不過紙上說說或敷衍式的略徵一些吧了。而且，調查財產費時，計算稅額費時，如果不用強制方式先行抽捐，也是緩不濟急的。還有，在政治未清明以前，貪污既無從清除，徵稅的成績也就大有疑問。

關於物資方面，來源有二：一是國內，一是國

外。國內又分兩種：一是新生產，一是存貨的分配。照目前情勢看，官僚資本和買辦資本已把什麼生產事業都一把抓，官僚經營的效率是低微的；民間企業則不論資金、原料、技術、運輸、租稅負擔及種種環境，都受着極大壓縮，莫不奄奄一息。在這樣的景況之下，要謀生產事業的興盛，實在難極！至現存物資，包括沒收的敵偽物資在內，在政治未獲清明以前，分配調度也是難達到圓滿的。

再說國外來的物資，由於船運的不充分，一時是難望有極大的數量的。縱使可能，但事實表現，目前外匯仍是操縱在極少數人的手裏，普通人想請人到外匯，實比登天還難。這少數人並不會替大多數人打算。非必需的享受品進口，徒耗外匯；跟國內生產品可競爭的東西進口，徒然打擊本國生產！

其實專靠外國貨來緩和物資恐慌，即使一時緩和了，根本上是危險的。這不但會阻礙了本國生產的發展，而且有限的外匯資金，終有用光的一天。外匯資金一枯竭，幣值就要隨之跌落，於是物價必又相對的上漲了。

並不是我有意悲觀，事實確是這樣展開着。我終覺得，政治不弄好，官僚專權的政治不改革，一切事情都不會弄得好的。過去經驗是够我們教訓的。所以，我認爲祇有政治清明之後，平衡預算，收縮通貨，發展生產，穩定物價，才有從長打算的可能。要是當前烏烟瘴氣的政治還是要延長下去，或改革得不徹底，我預料不久以後，物價還是要劇漲。因爲高物價的根本因素始終存在。也許，遲到端午節前後，現在所謂「穩定的局面」，就要推翻。但我希望端午節以前，政治狀態能夠改善些，或者節前節後的風浪，可以動盪得輕微一些吧。



民族工業家的苦悶

訪胡厥文先生

根清

近兩三個月以來，上海幾乎無日沒有工潮發生，局外人當然不易明瞭個中的底細，往往只認爲是受物價高漲的影響；就是身當其事的工人們，也多爲着生活而跟着掙扎。這可苦壞了一些不願在混水中摸魚希望爲戰後中國工業衝出一條生路的民族工業家，他們在成本與工資的交相煎逼下，像啞子吃黃連一樣，有苦說不出來。

四月十日上午，一個陰冷反常的天氣裏，記者會見了胡厥文先生，這位在民族工業的戰線上奮鬥了幾十年的老戰士，他向記者悲憤地和盤托出了對目前工潮的意見，和民族工業家的苦悶。

「現在工業界已臨到垂死的關頭了！利息大，物價高，假使專爲個人經濟打算，誰也不願意投資到工業上。目前的工潮，對民營工業，更不啻是火上加油哪！」

「我敢說，處理工潮的人，只顧到私人的利害，不問是非，單從如何方便，如何保持和增高地位的方面去下手。他們只看到今天的利害，順水推舟，絲毫不爲未來作打算。像這樣幹下去足以摧殘全部工業，有使工人全部失業的危險，何嘗是爲工人的利益着想呢。」胡先生激動地說到這裏，停頓了一下，繼續說道：

「好，讓我們看看官辦的事業吧。主持的人獨斷專行，完全是生意眼光，看不到社會國家的需要

，更不知道要工業進步應如何做法。他們把有利可圖的工業都拿到手裏，可是無論是託管的，官辦的，開支都很大，經常現金只剩下幾百萬元，要一個工廠好好的辦都不够。在下的經濟無權活動，只好敷衍，毫無計劃，形成了過一天算一天的現象。

「一個工廠要辦好，第一是設備完善；第二是材料支配適當；第三是工人管理得法。但在目前中國工廠的設備和材料，還沒有能像工業先進的國家那樣齊備，可以使工人也機械化，工人管理的問題不太重要。相反地，中國工廠的重要問題却是工人的管理。因爲工廠像戰場一樣，局部的成敗可以影響全局，所以廠方對每個工人的道德，能力都需要調查清楚，否則發生毛病就無從查起。同時工人也要對廠方有認識，知道廠方的意向同困難，才能配合和安心工作。」

胡先生認爲只要民營工業能順利發展，工資和工作時間等問題都可合理的解決，並且大多數工人對於一個開明的而技術上有經驗的廠主或管理人的督導，是樂於接受的，因爲他們可以得到技術上的進步。「當然，你假如是個外行而頑固的廠主，可就難使他們服氣了。」

接着他指出：「有人認爲民營工廠往往喜歡用自己的親戚朋友來工作，似乎不公平。其實真正想辦事業的人，要將工廠辦好決不會因爲是親友關係

，連飯桶也用進來，這在股東們也不會答應的。真正辦工業的人，都是想使技術由不好到好，生產由少變多。對國家的貢獻是先使某種工業由無做到有，再求精美自足做到向外推銷。譬如中國的電扇，電筒已銷到英國，日本人都敵不過。」提到這點他似乎很愉快地說道：「假使工業能按部就班的前進，中國人的聰明伶俐確實勝過外人。譬如說，中國人的指頭是扁的，白種人和日本人都沒有這個更適合工業的天生的長處。所以中國工業前途，只要政治合理，一切上軌道是有辦法的。」

可是目前的政治却不容許胡先生樂觀。他說：「我常把政治舞台看成一個工廠，可是現在當政的人，十個就有九個是爲了地位，生活忙，隨波逐流，敷衍塞責而已。想做事的人也只能做到十分之一。在這種政治情況下，工業還能有前途嗎？可以說完全絕望！就是有十足應付困難的能力的人，也只能盡力保持現狀罷了！」

「在抗戰中我們工業家只是配合作戰，今天建國應該是本身工作了。可是所有在勝利開始時擬訂的計劃，一概破滅。老實說，工業家百分之九十九是不願問政治的，可是你不管他，他却要逼死你。再說，國營事業提高工作人員的待遇，提高出品價格，民營工廠當然也可跟着走，但這不是合理的利潤，不合中國人民的利益！」

胡先生愈說愈沉痛，他很難過的結束他的話說：「如此下去，將使美國人覺得中國人沒辦法，而去與日本人合作了。」

記者聽到這樣，真有點毛骨悚然！眼前不禁展開了茅盾先生在「清明前後」中所描繪的工業家走上絕路的景象。什麼時候，中國的政治才能對民營工業有利而無害呢？



軍訓之外尚需民訓

孫科對三青團演說

何幹

立法院院長孫科博士，在抗戰期間，歷來主張民主團結。他在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初，會出席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會演講。對當時當地，我們國家「有沒有民主」的問題，發表宏論。現節錄於後，以供讀者「證古例今」作參攷。

「最近，我收到了不少的英美報章雜誌，讀完後，發現有許多美國朋友，因我國之不民主，而大肆抨擊。英國，以前比較少批評別個國家的事，但在最近對於中國的不民主，也有所評論了。美國人在傳統上，對英國的觀念不十分好，這是過去的歷史使然。這次大戰發生後，大批美軍赴英，當他們在倫敦住上三月之後，回來都變成了親英人物。因為他們在倫敦，耳聞目覩，覺得英國的一切措施，著實可佩。美國人對抗戰後的中國，一般的都表好感。可是，事實上，他們留華三月之後，回去沒有一個人不是大罵中國的。有人說，這是受了共黨宣傳的影響。但是我不相信。因為據我所知，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國家，他們防制共黨的方法

，比起我們有過之無不及，他們怎麼會受共黨宣傳影響呢？他們不滿意我國的根源，是因為我們沒有民主。

「所謂民主的條件，是指有選舉權，有言論自由，而不是軍權高於一切。現在，我要嚴肅的問大家：「我們的國家，從基層的保甲制度，一直到上級的國民政府，有選舉權沒有？在黨裏和團裏，有選舉權沒有？」

「我們再看一看今天同我們并肩作戰的民主國家，有那一國國內是沒有選舉權的？世界上有沒有不實行選舉制度的國家？有的。那是日本和德國，他們是我們作戰的對象。還有所羅門羣島上的土邦，和南非洲的黑人王國。就是殖民地——印度，也已經實行了局部的選舉權。菲律賓在美國人的教導之下，二十年之內，就實行選舉權，來實行自治。我們說我們自己程度不夠，所以不能實行民主選舉。難道五千年文化古邦的人民，真的比菲律賓人還要程度差嗎？」

紙敢講話？一個國家為什麼要引起革命？歷史昭示，當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時候，正是醞釀大革命的時期。「軍權高於一切，也是不民主的表現。德日兩國，就是祇有軍權而沒有民權的國家。」

「政治不民主，政府便無能。以物價為例，目前中國物價問題很嚴重。因通貨膨脹而引起的困難，在其他戰時國家，也不是沒有。記得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吃通貨膨脹虧的是德國和俄國。但是，他們都肯接受經驗教訓，設法防止於前。在這次大戰時，這兩國的幣制，的確要穩定得多。英國雖參戰較早，但此刻祇漲到戰前的百分之三十。美國參戰較遲，物價祇漲到戰前百分之十。連我們的敵人——日本，祇漲了兩倍，反觀我們自己呢？這個答案，要大家來答覆。」

「以前，我曾經主張糧食公賣。有人說，糧食部沒有這麼多公務員來做。我說三青團團員，可以担負這種責任。又有人說，基層政治很糟，保甲長不好。我說三青團團員可以去當保甲長，從事改善基層政治工作。」

（接51頁）
在他的袋中一定帶着一張寫了數目，尚未簽字的貸款支票，要他的話真正被大家接受，切實執行，那麼「OK」！否則，還得僵下去。而中國今天的政治經濟危機，對於國民黨執政公，也實在感到不能再僵持下去呢。

馬歇爾是特使，實際上並非大使，他不過兼領「大使」銜而已。以他的地位和資望，他不能這樣委屈下來做一個大使的。可是，在美國另有一個重要的位置在等着他，那就是國務卿。貝爾納斯早有求去之說，杜魯門總統找不到人，可能又把這份重担子放在馬歇爾肩上。假如他在中國的任務能够迅速告一段落，馬歇爾返國後便可能接到這一任命。願我們中國人不要大傷馬歇爾的腦筋，應該讓他留下足夠的精力，為世界的和平與合作，作更大的努力。

消息 半周刊

每逢星期日、四出版

編輯人 宋明 志成

發行人 謝北 易

發行所 上海廣東路 消息半周刊社 三三二弄十一號

本報定價法幣貳百元
本刊在臺灣登記中